

一年谈话今宵多



王充闾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 PUBLISHING COMPANY

一年谈话今宵多



王充闾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 VOLCANES PUBLISHING COMPANY
2016年·沈阳

© 王充闾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充闾文集 : 典藏版 / 王充闾著. —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7. 4

ISBN 978-7-5470-4412-4

I. ①充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8255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 × 234mm

字数: 6300千字

印张: 448.5

出版时间: 2017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出品人: 刘一秀

选题策划: 李英健

特约编辑: 丁建新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 张莹

装帧设计: 张莹

责任校对: 李志宇

ISBN 978-7-5470-4412-4

定价: 1180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448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2743334

目 录

contents

题 记	001
渴望超越	
——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	002
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	
——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	024
散文激活历史	
——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	045
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	
——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	069
开阔视野 涵养底蕴	
——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的讲话	088
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	
——在解放军某部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	101
关于读书和创作	
——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讲演	130

同中学生谈散文的写作和欣赏

- 在吉林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 149

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

-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164
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

- 在辽海讲坛上的讲演 187

曾李异同论

- 在东北大学读书班上的演讲 204

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

- 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
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223

漫话读书治学

- 在辽宁文学院高级读书班上的演讲 238

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话题

- 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55

关于《龙墩上的悖论》

- 与东北财经大学文科博士生座谈时的讲话 ... 269

话说张学良

-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讲演 288

庄子其人

-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演讲 311

吾与庄子

- 在白云书院的讲演 337

庄子善用减法

- 在辽宁省图书馆的演讲 359

附：五篇即席发言

- 纪念辽宁文学院创建三十周年的即席讲话 379

两千三百年后庄子的再现

- 在《逍遥游·庄子传》研讨会上的发言 381

- 在《中国好文章》首发式上的即席发言 384

-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表奖会上的发言 387

- 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即席讲话 392

题 记

熟悉唐诗的文友一眼就能看出，《一年谈话今宵多》这个书名，脱胎于韩愈的名句“一年明月今宵多”。

一是说中秋月，一是特指讲演。较之“纤云四卷天无河，清风吹空月舒波”，这种“喋喋烦言”真是半点诗意也没有；而其价值几何，也颇堪斟酌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老庄就主张“行不言之教”，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

但是，孔老夫子却持不同见解。在《论语》中，“言”字凡一百二十六见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讲话，只是主张慎言，槟斥巧言，突出强调“言之必可行也”，君子应该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（先把要说的话实行了，再说出来）”。

书中收集了我的几十篇讲座记录，自认还是遵循上述古训的，亦即坚持言行统一、言必笃行的准则。至于所谓“言为千秋则，行为万世师”，那是圣人的事；作为凡夫俗子，只要神经正常，无人敢夸这个海口。

2015年岁杪

渴望超越

——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

（2002年4月17日）

有机会在北大讲坛上，就散文创作问题交流一些个人的想法和体会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这里说的《渴望超越》，首先是渴望在散文创作上获得超越性的感悟和体验，也就是要有所突破；这样，就我自身来说，就要不断地挑战自我，不懈追求。具体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话题。

一、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

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，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“散文时代”。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：一方面是思辨化、大型化，即所谓“大散文”、文化散文、思想随笔，注重体现人文精神、审美意蕴、历史意识，深入人的心灵境域；一方面呈情感化、软化、细化趋向，即所谓“小散文”、“小女人散文”，在把散文的自由、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的同时，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，呈现出一种所谓的“散文消费性格”。它们由于各自的特色而拥有不同的读者群，共同拓展了散文天地。

我的散文创作，应当归属到文化散文这个范畴里。至于究竟有怎样的特点，个人也说不清楚。认识自己，从来都是最难的事。这里节录一段上

海评论家吴俊先生的话：“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，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，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——其实，他也是这样来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写下的人物和历史的。他对人物的关注，着重在精神心理层面，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。”我的总体考虑，是立足于个人的古代文化素养较为深厚（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家庭条件，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濡染，读过八年私塾，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）、阅世颇深、游踪甚广、视野开阔（有十四年省级领导岗位上的仕途经历）的特殊条件，充分展示创作个性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——在历史与美学的对话中，注重人的命运、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，向人性深处开掘，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。

我的散文创作，和新时期基本上是同步的。二十多年来，出版过十几部散文随笔、一本旧体诗词、一本学术研究。较有代表性的，早期有《清风白水》、《春宽梦窄》，中期有《面对历史的苍茫》、《沧桑无语》，近两年有《何处是归程》、《一生爱好是天然》。从这几部散文集的题目就大体可以看出创作发展的脉络。先是山水自然、风光名胜，以游记为主；而后是着眼于人文、历史，写文化历史散文；近期主要是关注人性、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，用我的话说，就是以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事。我自认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，体现着一种深度的追求。

写那些游记散文，我往往是顺着诗文的指引，“因蜜寻花”，或如庄子所言，乘物以游心。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，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，感受着自然之美，性灵之光。由于那些山川胜境，都是留着千百年来无数诗心墨迹的所在，所以主要考虑是如何跳出古人、他人的窠臼，写

出自己的独特感受。比如，我写过一篇《读三峡》，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《长江三日》，我掉换了视角，改变了由点到线、移步换形的写法，着眼于宏观，进行总体把握，立足天半，俯视山川，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。在结构、语言、知识含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，想努力写出美文的特色。

后来，读得多了，看得多了，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，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，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，寻求一种面向社会、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，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，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，大体上在1994年至1999年。在这里，我与传统相遭遇，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，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，淡化借鉴意识，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，关注人的命运、世事沧桑，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、无常感，或者说，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，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。我曾围绕着宋、金的兴衰嬗变，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，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。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，吟咏着前人“陈桥崖海须臾事，天淡云闲今古同”的诗句，不禁浮想联翩，感慨系之。的确，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，黄袍加身，创建赵宋王朝，到最后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，宣告赵宋王朝灭亡，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。可是，仰首苍穹，放眼大千世界，依旧是淡月游天，闲云似水，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。这里有历史的规律，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。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，已经随风而逝，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，文化的回音壁，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，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、永恒与有限、成功与幻灭的寻索。

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，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，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、契丹，身后的元朝、清朝一样，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，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，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、功能上的悖谬，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。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。他们在充分享用“全盘汉化”的文明硕果的同时，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，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，成为被征服者。诚如马克思所说，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。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。

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，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，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。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。当时的创作心态，从我在《何处是归程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。那是一首小诗：“生涯旅寄等飘蓬，浮世嚣烦百感增。为雨为晴浑不觉，小窗心语觅归程。”就是想在物质化、市场化、功利化的现实中，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。

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，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、人生的同时，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，本着对人的命运、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、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，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，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。实际上，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。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。如所周知，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，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，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。可是，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

剖析，似乎也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了。反过来，若是从人性方面，从人生哲学方面，进行解读、进行批判，就会开辟出崭新的局面。

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曾国藩的散文，题目叫《用破一生心》。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、太累，是个十足的可怜虫，除去一具猥猥琐琐、畏畏缩缩的躯壳，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、灵魂的光彩。那么，苦从何来呢？来自于过多、过强、过盛、过高的欲望。欲望按其实质来说，就是痛苦。结果是心为形役，劳神苦心，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。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，又想做今古完人，“内圣外王”，全面突破。这样，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：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，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，兢兢业业，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，竟有那么高的战功，那么重的兵权，那么大的地盘，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。“兔死狗烹”的刀光血影，像一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时时闪在眼前，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；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，时时处处，一言一行，他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，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。比如，当他与人谈话时，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，或者看人下棋，从旁指点了几招儿，他都要痛悔自责，在日记上骂自己“好表现，简直不是人”。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，过后也要自讼“房闹不敬”，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，有失体统。这样，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，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。加倍苦累自不待言，而且，必然矫情、伪饰，正所谓：“名心盛者必作伪。”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，被人识破其伪君子、假道学的真面目。

他的这种苦，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“一语惊人”，剖肚搜肠，苦心孤诣，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。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、面壁枯坐的“苦行僧”也不同。“苦行僧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，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

临着来生的前路，因而苦亦不觉其苦，反而甘之如饴。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，心理是矛盾的，他的忍辱包羞、屈心抑志，俯首甘为荒淫君主、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，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，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，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。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，绝无丝毫乐趣可言。这种痛苦经验倒是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。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，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；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“功德碑”而万苦不辞。通过解读这个悲剧人物，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，也可以联想到诸多人、事。应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。

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中，我致力于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解读，展开多视角、多侧面的剖析，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，力求达到历史文化认知应有的深度和较强的审美效果。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库存，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。在同古人展开对话，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过程中，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；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，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，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，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。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，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，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。这样，就使散文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、反思意味，产生人文批判的效果，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。

二、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

我深刻地体会到，散文作家像小说家、戏剧家一样，同样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，这是实现散文创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；大而言之，它还直接关系到文学回归本体，以人为本，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

研究这一重大课题。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，依我看，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，处于某种典型的、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，以至达到极致状态，使自身为其所化、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。它的内蕴极为丰富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。无疑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，正所谓“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，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”；但是，显然也应包括作家对于观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切体验，甚至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。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，是生命的转换，灵魂的对接，精神的契合。

这里，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铁生。他们的艺术感悟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。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，完全属于他们个人，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的，任何哲学教科书里都不可能找到。死刑、流放的苦难和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，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，增长了彻悟人生、咀嚼命运的智能。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、内在情感，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，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八年前，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，作家莫言说，生命体验是创作成功的阶梯。假如把王充闾发配到当年的西伯利亚去，流放他五年、十年，那他就成“气候”了。这里面当然也揭示出他个人的成功之路。其实，就在莫言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我刚刚熬过了一场生命的炼狱，尽管并非流放，时间也没有那么长，但精神、肉体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够一说的。那是1993年，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恶性肿瘤——肺癌。虽说处于早期，听来也还是五雷轰顶一般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一下子就跌进痛苦的深渊。开始是否定、质疑，不肯相信；而后便是埋怨命运的不公平，造物主的残酷；接着自然想

到了“一瞑之后”的安排、处理。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倜傥风流，临死还挂念着娇姬美妾，让她们“分香卖履”；也不想贪婪如唐太宗，死了还要把《兰亭序》墨宝带到棺材里去。我最伤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半生、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书籍如何处置。随着时日的推移，渐渐地这些实在的东西都悄然隐去了，只剩下生命与死亡这类形而上的思考盘踞在脑子里。

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，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，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。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，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、生存的意义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只有失去之后，才懂得加倍地珍惜。恐惧、悲伤的实质，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，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，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“惊蛰”。在这里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。——盲姑娘海伦·凯勒的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”的设想，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。病苦与死亡，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，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、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。因此又可以说，病床是个大学校。其实，不必死生契阔，火烫油煎，一个人只要得过一场大病，在病床上急救几次，就会领悟到，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，很重很重的权势，很多很多的住房，成批成打的美女，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，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，如轻烟散去。

我看到过一块辽西产的鸟化石，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，对着它我沉思了好久。与这化石相比，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，就算是上寿百年吧，也只占了一百四十万分之一。真是：“叹吾生之须臾，羨宇宙之无穷。”当年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贺，也只是想到，“王母桃花千遍开，彭祖巫咸几回死”。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，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，不及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。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死

过多少回了，更何况普通人呢！这么一比较，就觉得那些蜗角虚名、蝇头微利，连“泰山一毫芒”也谈不上，争个什么劲头？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！西哲有句名言：“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。”是呀，平时颐指气使，势焰熏天，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，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，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；亿万富翁一死，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！除了嘴里含颗珠子，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。人只有在生死关头，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开来。这时，也只有这时，人才会变得比较清醒一些、聪明一些。看来，病痛与死亡，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，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。十年过去，病患消除了；但痛定思痛，我还是把这些感悟写进散文《疗疴琐忆》里。

直接的生命体验，应该是最可贵、最理想的，但一个作家即使他经历再特殊，阅历再丰富，也不可能一切方面都有切身体验，恐怕更多的还是通过感同身受的人生领悟，获得间接的体验。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“追体验的工夫”；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“内模仿”说，也庶几近之。下面说一点我在这方面的体会。

《简·爱》、《呼啸山庄》和《阿格尼丝·格蕾》这些名著，过去都曾读过，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，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，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。去年九月，我有机会来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——英国小镇哈沃斯，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，经过一番切身的体悟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。

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，相隔不过五六十米，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，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

的灯光。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似乎岁月纷纷敛缩，转眼已成古人，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。睡眠迷离中，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，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……忽然又往前走，进了一个什么山庄，伴着一阵马蹄声，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，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……翻过两遍身，幡然从梦境中淡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这时是后半夜三点。我便起身步出户外，在连接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，觉得好像置身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渐渐地走进三姐妹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，感受着灵海的翻澜，生命的律动，似乎还产生了心灵的感应。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，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，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；甚至还产生了幻听，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。联想到自己病痛的经历，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。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，分别活了三十九岁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。

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，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、传记，看了她们的一生展览，体验其典型环境、独特心境、情感经历、个性特征，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，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；并对作品中的事件、景观、风物做了实地考察，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，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。看来，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。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，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。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，许多都出自最深层、最隐蔽、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。她们无一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，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，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。却又绝对不肯俯就，要求“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，以致